王門宗旨

王門宗旨卷之十二

古剡周汝登繼元選
會稽陶望齡周望訂
昌江陳大綬長卿閱
新安余懋孳以梓

龍谿王先生語鈔卷之二

會語

東遊會語

楚侗子曰陽明先師拈出良知二字固是千古

學脉亦是時節因緣春秋之時功利習熾天下四分五裂人心大壞不復知有一體之義故孔子提出箇仁字喚醒人心求仁便是孔氏學脉到孟子時楊墨之道塞天下人心戕賊為害尤甚不得不嚴為之防故孟子復提出箇義字非義則仁之道無由而達集義便是孟氏學脉梁晉而下老佛之教淫于中國禮法蕩然故濂溪欲追復古禮橫渠汲汲以禮為教執禮便是宋儒學脉禮非外飾人心之條理流傳既久漸

人支離至分心理爲兩事陽明先生提出良知以覺天下使知物理不外于吾心致知便是今日學脉皆是因時立法隨緣設教言若人殊其主持世界扶植人心未嘗異也

先生曰仁統四端知亦統四端良知是人身靈氣醫家以手足痿痺爲不仁蓋言靈氣有所不貫也故知之充滿處即是仁知之斷制處即是義知之節文處即是禮說箇仁字沿習既久一時未易覺悟說箇良知一念自反當下便有歸着喚醒人心

尤爲簡易所謂時節因緣也

楚侗子曰僕于陽明之學初間不惟不信反加訾議所以興起信心全在楚侄舍弟舍弟資性拙鈍既不能讀書又不會理家苦苦在山中靜坐求箇出頭致成血疾一旦忽然開悟胷中了然無滯礙凡四書六經未嘗經目之言與之語當下曉了多世儒所不道語家君平時守此繩墨行些好事舍弟皆以爲小廉曲謹未免陪奉人情與自己性分無有干涉深信陽明先生之

學爲千聖的傳人無知者僕臣與遺言嘆息在身分上細細理會簡易明白愈尋究愈覺無窮益信舍弟之言不我誣也故信之獨深

先生曰楚侄子此悟不由文義意識而得乃是心悟非依違解悟也

楚侗子問老佛虛無之旨與吾儒之學同異何如

先生曰先師有言老氏說到虛聖人豈能于虛上加得一毫實佛氏說到無聖人豈能于無上加得

一毫有老氏從養生上來佛氏從出離生死上來却在本體上加了些子意思便不是他虛無的本色吾人今日未用屑屑在二氏身分上辨别同異先須理會吾儒本宗明白二氏毫釐始可得而辨耳聖人微言見于大易學者多從陰陽造化上抹過未之深究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是以廣生焉便是吾儒說虛的精髓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便是吾儒說無的精髓自今言之乾

屬心坤屬身心是神身是氣身心兩事即火即藥
元神元氣謂之藥物神氣往來謂之火候神專一
則自能直遂性宗也氣翕聚則自能發散命宗也
真息者動靜之機性命合一之宗也一切藥物老
嫩浮沉火候文武進退皆于真息中求之大生云
者神之馭氣也廣生云者氣之攝神也天地四時
日月有所不能違焉不求養生而所養在其中是
之謂至德盡萬卷丹經有能出此者乎無思無爲
非是不思不爲念慮酬酢變化云爲如鑑之照物

我無容心焉是故終日思而未嘗有所思也終日爲而未嘗有所爲也無思無爲故其心常寂常寂故常感無動無靜無前無後而常自然不求脫離而自無生死可出是之謂大易盡三藏釋典有能外此者乎先生提出良知兩字範圍三教之宗卽性卽命卽寂卽感至虛而實至無而有千聖至此騁不得一些精采活佛活老子至此弄不得一些伎倆同此卽是同德異此卽是異端如開拳見掌是一是二曉然自無所遁也不務究明本宗而從

言詮意見之測泥執名象纏繞葛藤祇益紛紛射覆耳

楚侗子問造化有無相生之旨何如

先生曰良知是造化之精靈吾人當以造化為學造者自無而顯于有化者自有而歸于無不造則化之源息不化則造之機滯吾之精靈生天生地生萬物而天地萬物復歸于無無時不造無時不化未嘗有一息之停自元會運世以至于食息微眇莫不皆然知此則造化在吾手而吾致知之功

自不容已矣

楚侗子曰僕于一切交承應感一毫不敢放過不是學箇小廉曲謹惟求盡此心而已固非以此爲高也

先生曰古人克勤小物與世間小廉曲謹名似而實不同克勤小物是吾盡精微功夫盖一些放過吾之心便有不盡人已感應之間便成疎畧精微愈盡則廣大愈致原未嘗有一毫外餙要人道好之心此是古人致曲之學從一根生意達之枝葉

自然平滿者也世間小廉曲謹却是不從根本上充去未免在枝葉上打點周旋有箇要人道好之心到底落在鄉愿窠臼裏此學術真假毫釐之辨不可不察也

楚侗子曰易云蒙以養正聖功也養正之義何如

先生曰蒙亨蒙有亨道蒙不是不好的蒙之時混沌未分只是一團純氣無知識技能攙次其中默默充養純氣日足混沌日開日長日化而聖功生

焉故曰童蒙吉後世不知養蒙之法憂其蒙昧無聞强之以知識益之以技能鑿開混沌之竅外誘日滋純氣日漓而去聖愈遠所謂非徒無益而反害之也吾人欲覔聖功會須復還蒙體種種知識技能外誘盡行屏絕從混沌立根不爲七竅之所鑿充養純氣待其自化方是入聖眞脉路蒙之所由以亨也

楚侗子曰吾人工夫日間應酬良知時時照察覺做得主臨睡時應酬已往神倦思沉不覺塡

目一些做主不得此時如何用力方可以通晝

夜而知

先生曰吾人日間做得主未免氣魄承當臨歷時

神思恍忽氣魄全靠不着故無可用力處古人云

德修罔覺樂則生矣不知手舞足蹈此是不犯手

入微公案罔覺之覺始爲眞覺不知之知始爲眞

知是豈氣魄所能支撑此中須得箇悟入處始能

通乎晝夜日間神思清明夜間夢亦安靜日間神

思昏倦夜間夢亦劳擾知晝則知夜矣易云君子

以向晦入宴息古之至人有息無睡凡有所夢即是先兆非睡魔也

楚侗耿子曰吾人講學雖所見不同約而言之不出二端論本體者有二論工夫者有二有云學須當下認識本體有云百倍尋求研究始能認識本體工夫亦然有當下工夫直達不犯纖毫力者有百倍工夫研究始能達者

先生曰此可兩言而决頓與漸而已本體有頓悟有漸悟工夫有頓修有漸修萬握縣頭一齊斬斷

此頓法也芽苗增長馴至秀實此漸法也或悟中有修或脩中有悟或頓中有漸或漸中有頓存乎根器之有利鈍及其成功一也吾人之學悟須實悟修須眞修凡見解上揣摩知識上輳泊皆是從門而入非實悟也凡氣魄上承當格套上摸擬皆是泥象而求非眞修也實悟者識自本心如啞子得夢意中了了無舉似處眞修者體自本性如病人求醫念中切切無等待處悟而不修玩弄精魂修而不悟增益虛妄二者名號種種究而言之致

良知三字盡之良知是本體於此能日著日察門是悟致知是工夫於此能勿助勿忘即是修但恐吾人聽得良知慣熟說得致知容易把作尋常話頭抹過耳

楚侗子問先生當下亦有未認處否

先生曰當下亦難識非上根不能吾人只是挨門就曰挨來挨去忽然得箇着落便是小歇脚從此脫化自有觸處逢源時在不但當下認識而已若夫無緣起悟無法證修非上上根不能也

若個子曰今日所謂良知之學是個真正藥方
但少一個引子所謂欲明明德於天下是也有
這個引子致知工夫方不落八家相
先生曰這一箇引子是良知藥物中原有的不從
外得良知是性之靈原是以萬物為一體明明德
於天下原是一體不容已之生機非以㕓意見承
當得來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不是使天下之人
各誠意正心以修身各親親長長以齊家之謂也
是將此靈性發揮昭揭於天下欲使物物皆在我

光明普照之中無些子昏昧間隔即仁覆天下之謂也是舉全體一句道盡纔有一毫昏昧間隔便是痿痺便是吾仁有未盡處一體故也

楚侗子送先生至新安江舟中更求一言之要爲別

先生曰子常教人須識當下本體更無要於此者雖然這些子如空中鳥跡如水中月影若有若無若沉若浮擬議即乖趨向轉背神機妙應當體本空從何處去識他於此得箇悟入方是無影象中

眞面目不着纖毫力中大着力處也

楚侗子躍然曰得之矣

先生謂白石蔡子曰此番見兄氣魄盡收斂精神盡沉寂與從前衍溢浮散大不同亦因近年在京師鬧場中經歷鍛鍊一番念中有得有失境上有逆有順人情有向有背覺得世緣陪奉苦無意味欲尋箇歸根路頭所以有此一番操持此正吾兄入悟之機敢以究竟一言與兄酬之天之生人精神氣魄如兄有幾從前世法好事皆是障道因緣

願兄將從前種種談說種種文辭盡情拋向無事甲裏只當從前不曾會的一般只將自巳一點靈明默默參究無晝無夜無閒無忙行立坐臥不論大衆應酬與棲心獨處時時理會照察念中有得有失此一點靈明不爲念轉境上有逆有順此一點靈明不爲境奪人情有向有背此一點靈明不爲情遷緣此一點靈明窮天窮地窮四海窮萬古本無加損本無得喪是自己性

目一些做主不得此時如何用力方可以通晝

夜而知

先生曰吾八日間做得主未免氣魄承當臨歷特神思恍忽氣魄全靠不着故無可用力處古人云德修罔覺樂則生矣不知手舞足蹈此是不犯手入微公案罔覺之覺始爲眞覺不知之知始爲眞知是豈氣魄所能支撑此中須得箇悟入處始能通乎晝夜日間神思清明夜間夢亦安靜日間神思昏倦夜間夢亦勞擾知晝則知夜矣易云君子

以向晦入宴息古之至人有息無睡凡有所夢即是先兆非睡魔也

楚侗耿子曰吾人講學雖所見不同約而言之不出二端論本體者有二論工夫者有二有云學須當下認識本體有云百倍尋求研究始能認識本體工夫亦然有當下工夫直達不犯纖毫力者有百倍工夫研究始能達者

先生曰此可兩言而决頓與漸而已本體有頓悟有漸悟工夫有頓修有漸修萬握絲頭一齊斬斷

此頓法也芽苗增長馴至秀實此漸法也或悟中有修或脩中有悟或頓中有漸或漸中有頓存乎根器之有利鈍及其成功一也吾人之學悟須實悟修須真修凡見解上揣摩知識上輳泊皆是從門而入非實悟也凡氣魄上承當格套上摸擬皆是泥象而求非真修也實悟者識自本心如啞子得夢意中了了無舉似處真修者體自本性如病人求醫念中切切無等待處悟而不修玩弄精魂修而不悟增益虛妄二者名號種種究而言之致

良知三字盡之良知是本體於此能日著日察門是悟致知是工夫於此能勿助勿忘即是修但恐吾人聽得良知慣熟說得致知容易把作尋常話頭抹過耳

楚侗子問先生當下亦有未認處否

先生曰當下亦難識非上根不能吾人只是挨門就曰挨來挨去忽然得箇着落便是小歇脚從此脫化自有觸處逢源時在不但當下認識而已若夫無緣超悟無法證修非上上根不能也

而識之齊王見堂下之牛而觳觫凡人見入井之孺子而怵惕行乞人見呼蹴之食而不屑不受眞機神應人力不得而與豈待平時多學而始能充觳觫一念便可以王天下充怵惕一念便可以保四海充不屑不受一念義便不可勝用此可以窺孔孟宗傳之旨矣

敬菴許子曰語云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說者謂孔子因子路强不知以爲知故誨以知之之道此義何如瀔濱子謂知之爲知之固是致

良知不知為不知不強以為知亦是致良知於此求之又有可知之理到功夫熟後自有箇無所不知時在非謂只致良知便可了得古今事變便可了得聖學

先生曰子路忠信素孚於人心事光明一毫不止自欺信未過[illegible]運孔子也要直指無所隱避強知以為知原不是子路所犯之病知之為知知為不知原是兩條判開路頭見在知得的要[illegible]行著習察還他知之當下分曉一些不可含糊

就過去若見在知不得的要須滌去去智還位不
知當下斬截一些不可尋討挽攬過來只此兩言
便盡了知之之道故曰是知也或以問禮問官之
類爲不知知得該問便是知之問過便是知了皆
屬知之條下不知的畢竟不可知畢竟不能知或
畢竟不必知知如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議六合之
內聖人議而不論此便是不可知天地何以高深
鬼神何以幽顯耳目何以能視聽口鼻何以能嘗
能嗅此便是不能知稼圃之事大人所不學湣鄙

譎詐之習覽者所不道甚至堯舜之知不務徧物夔契之事不求兼能此便是不必知若曰於此求之又有可知之理是言外不了語非語由本旨也學者惑于一物不知儒者所耻之説畧於其所不可不知詳於其所不必盡知終歲營營費了多少閒浪蕩精神幹了多少沒要緊勾當埋沒了多少忒聰明豪傑一毫無補于身心可哀也已

一友問顏子欲罷不能功夫

先生曰真性流行無可歇手屢辟之真陽發於重

畏之下不違不已惟其欲罷不能所以能竭才者亦就是性之能吾人不能竭才直是不肯擴撿性命惡此一刀亦是未曾見性所以歇得手頹于至健以致其决是性體天然之勇氣魄上支撐作為上湊泊非竭才也

一友問致良知工夫如何用

先生曰良知是天然靈竅變動周流不為典要覿面相呈語默難該聲色不到雖曰事事上明物物上顯爭柰取舍些子不得然此不是玄思極想推

測得來須辨箇必爲聖人之志從一一點靈竅實落致將去隨事隨物不要蔽昧此一點靈竅久久純熟自有靚面相呈時在不求其悟而自悟也

一友問學是學於巳問是問於人内外交養此意何如

先生曰學問是不可離的要緊話頭纔學便有問纔說學以聚之便說問以辨之曰學問之道曰道問學皆不可離譬如行路學行路的出門便有岐路須開問了又行若只在家坐講岐路恰似說夢

後世講學正如此無岐路可問便是不會學因學而始有問學者學此也問者問此也只是一事不是內外交養學問之道只爲求放心道學問只爲尊德性外心外德性另有學問即是支離

一友問伊川存中應外制外養中之學以爲內外交養何如

先生曰古人之學一頭一路只從一處養譬之種樹只養其根根得其養枝葉自然暢茂枝葉不暢不茂便是根不得其養在種種培壅灌溉修枝剔

葉刪去繁冗皆只是養根之法若既養其根又從枝葉養將來便是二本支離之學晦菴以尊德性爲存心以道問學爲致知取證於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之說以此爲內外交養知是心之虛靈以主宰謂之心以虛靈謂之知原非二物舍心更有知舍存心更有致知之功皆伊川之說有以誤之也

一友謂涵養功夫當如雞之抱卵全體精神都只在這卵上含覆照育無些子間斷到得精神

完足後自成變化非可以襲取而得也

先生曰涵養工夫貴在精專接續如雞抱卵先正嘗有是言然必卵中原有一點眞陽種子方抱得成若是無陽之卵抱之雖勤終成假卵學者須識得眞種子方不枉費工夫明道云學者須先識仁吾人心中一點靈明便是眞種子原是生生不息之機種子全在卵上全體精神只是保護得非能以其精神助益之也

蓬萊會籍申約後語

右申約六條因彭山會長所立舊規畧爲分疏以見此會不爲虗舉若吾人所以安身立命處尚有向上一機不可不煞理會古人以人有五孝孝不爲禽獸孝生中國不爲夷狄孝爲男子不爲女人孝爲四民之首不爲農工商賈孝列衣冠生于盛世此是天地間第一等人不可不自孝既爲天地間第一等人當做天地間第一等事第一等事非待外求即天之所以與我性命是也吾人若不知學不幹辦性命上事雖處衣冠之列即是襟裾之

牛馬綺語巧言心口不相應卽是能言之鸚鵡與
禽獸何異夷狄氣性兇暴無信義無親戚上下之
交吾人若使氣縱性不以信義自閑與夷狄何異
女人所處在閨閫房幃所事在米塩醯酒所欲在
服飾玩好所係念在兒女玉帛丈夫志在四方若
朝夕營營無超然之興與女子何異士與商賈異
者以其尚義而遠利也農食以力工食以藝尚不
肯空食吾人飽食終日安於素餐或孳孳於刀錐
之閒較量盈縮不能忘謀利之心將農工不如與

商賈何異若是而齒衣冠處盛世亦幸生而免耳凡世間功名富貴求之有道得之有命不可幸致若自己性命人人所固有求之即得無待于外世人於功名富貴不可幸致者念念不能忘情於自己性命固有者多舍之而不知求亦見其惑也已陽明先師拈出良知兩字乃從生機中指個靈竅與人使知有用力之地今有不孝不弟之人指爲不孝不弟則怫然而怒可見不孝不弟之人良知未嘗亡也甚至做賊之人指其爲賊則忿然而

賊見孝子亦知肅然而敬可見做賊之人良知未嘗亡也堯舜之時指爲孝弟之人後世之人亦以爲孝弟堯舜之時指爲不孝不弟之人後世之人亦以爲不孝不弟可見千萬古上下良知未嘗亡也吾人若眞發心爲性命信得此件事及只隨事隨物致此良知便是盡性便是終身保命之符不可須臾離者也世人以致知之學爲迂可無事于講者但恭之思耳凡我同盟有踰七望八者有踰五望六者既脫世網下戲臺正好洗去脂粉覷見

本來面目之時若於此不知回頭眞成當面蹉過可惜也巳且人生世間如電光石火雖至百年只如倐忽大限到來定知不免古云誰人肯向死前休若信得此及見在世情嗜慾好醜順逆一種未了之心便須全體放下將精神打併歸一只從省力處做惟求日減不求日增省力處便是得力處古人之學原是坦坦蕩蕩絕有拘攣束縛謂之天刑前已畧言之然眞假毫釐辨之在早不可不自考也諸君果能如武公之好學愚也敢忘瞽之

箴交相警勉使人已皆獲其益始足以先細民始信此會之不爲虛耳

慈湖精舍會語

緯川馮子葺慈湖精舍集鄉之同志每月六會先生至會馮子叩闡師門宗說先生曰知慈湖不起意之義則知良知矣意者本心自然之用如水鑒之應物變化云爲萬物畢照未嘗有所動也惟離心而起意則爲妄千過萬惡皆從意生不起意是塞其過惡之原所謂防未萌之欲也不起意則本

心自清自明不假思為虛靈變化之妙用固自若也空洞無體廣大無際天地萬物有像有形皆在吾無體無際之中範圍發育之妙用固自若也其覺為仁其裁制為義其節文為禮其是非為知即視聽言動即事親從兄即喜怒哀樂之未發隨感而應未始不妙固自若也而實不離於本心自然之用未嘗有所起也馮子曰或以不起意為滅意何如先生曰非也滅者有起而後滅不起意原未嘗動何有於滅馮子曰或以不起意為不起惡意

何如先生曰亦非也心本無惡不起意雖善亦不可得而名是爲至善起即爲妄雖起善意已離本心是爲義襲誠僞之所分也焉子曰或以不起意爲立說過高非初學所能及何也先生曰亦非也初學與聖人之學只有生熟安勉不同原無二致故曰及其成功一也譬之行路初學則馳習步趨於庭除之間未能遠涉聖賢則能縱步千百里之外雖遠且險亦無所阻生熟則有間矣然庭除之步與百里之步未嘗有異也此入聖之微機也焉

子曰或以慈湖之學爲禪何也先生曰慈湖之學
得於象山超然自悟本心乃易簡直截根源說者
因晦庵之有同異遂閧然目之爲禪禪之學外人
倫遺物理名爲神變無方要之不可以治天下國
家象山之學務立其大周於倫物感應荆門之政
幾於三代所謂儒者有用之學也世儒溺於支離
反以易簡爲異學特未之察耳知象山則知慈湖
矣衆中復舉慈湖疑正心淸心洗心皆非聖人之
言何也先生曰古人垂訓皆因病立方世人之心

滌于舊習不能無邪無濁無垢故示以正心清心
洗心之方使之服食以去其病病去則藥除矣所
謂權法也先師謂慈湖已悟無聲無臭之旨未能
忘見象山謂予不說一敬仲常說一此便是一障
苟不原古人垂訓之意一槩欲與破調則不起意
三字亦為剩語矣或問大學之要在誠意意既不
起孰從而誠之先生曰虞書道心惟微明心即道
微者心之本體即所謂無聲無臭聖人天地不能
使之著纔動于意即為人心而危僞之端也文王

不識不知故能順帝之則纔有知識即涉于意即非於穆之體矣孔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言良知無知而無不知也纔起于意始昏始塞始滑其良此千聖學脉也慈湖於雙明閣下舉本心爲問象山以扇訟是非荅之慈湖恍然自悟澄然瑩然易簡和平匪思匪爲可言而不可議可省而不可度是非之心即良知也致知者致其固有德性之知非推極知識之謂格物者格其見在應感之物非窮至物理之謂知者意之體物者意之用致知

徹者誠意之功也如好好色如惡惡臭率其良知之自然而一無所作是謂王道無作則無起而意自誠正心修身達之家國天下一以貫之而無遺矣大學之全功也言之若易而爲之實難視之若近而探之愈遠故曰致知存乎心悟致知焉盡矣

潁濱書院會紀

先生赴新安六邑之會續溪葛生韋追謁於斗山叩首曰某等㴱信陽明夫子良知之學誓同此心

以此學爲終始惟先生獨得晚年密傳竊願有以請也先生嘆曰有是哉苟能發心求悟所謂密在汝邊凡有所說即非密也三生因請問致知格物之旨先生曰此是吾人須臾不可離業次但此件事須得本原方有歸着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是學者最初所發大志願吾人原與天地萬物同體靈氣無處不貫明明德於天下不是使天下之人各誠其意各正其心然後爲至只是此箇靈氣充塞流行一毫無所壅滯顯見靈明一毫無所間隔

所謂光於四方顯於西土是也天地萬物即已分
內事方是一體之仁不然只是獨學只成小家當
非大乘之法也然工夫須有次第非虛見所能襲
取浮氣所能支撐欲明明德於天下須先明于一
國欲明明德于一國須先明于一家欲成齊治平
之功非是體面上湊泊得來須從修身始修身便
是齊治平實下手處欲修其身非是軀殼上粉飾
得來須從正心始正心便是修身實下手處身心
原是一體非禮勿視聽言動是修身所以勿處卻

在心身之靈明主宰謂之心心之凝聚運用謂之身無心則無身矣無身則無心矣一也心無形象無方所孰從而正之纔要正心便有正心之病正心之功只在誠意上用心無不善意方有善有不善善眞好惡眞惡謂之誠意意有善有不善孰從而辨之所以分別善惡之機在良知意之所用爲物良知是誠意之秘訣物是意所用之實事良知自有天則正感正應不過其則謂之格物此是徹首徹尾不容差之節次懇切不容已之功夫於此實用

其力不爲虛見浮氣所勝方是與物同體之實學孔門之學專務求仁顏子四勿是爲仁實用力處子貢博施濟衆便不免虛見浮氣承當孔子告以欲立達之旨正是不容已真根子使之近以取辟爲仁之方也諸生最初所發願力有此件事終始保任亦只是保任此而已此方是深信良知方是孔門家法到得悟時更當有印證處非可躐等而求也

天柱山房會語

先生會宿山窩子充見先生酣睡呼吸無聲喜曰
精神保合血氣安和此壽徵也先生曰未足爲貴
此直後天安樂法耳世人終日營擾精神困憊夜
間靠此一睡始彀一日之用一點靈光盡爲後天
濁氣所掩是謂陽陷於陰坎之象也至人有息無
睡謂之息者耳無聞目無見四體無動心無思慮
如種火相似先天元神元氣停育相抱眞意綿綿
開闔自然與虛空同體與虛空同體是與虛空同
壽始爲壽徵也孟軻氏指出日夜所息示人以用

力之方平旦清明之氣不使爲旦晝之所梏亡蓋
幾之矣若夫生死一事更須有說有任生死者有
超生死者易曰原始反終故知生死之說生死如
晝夜知晝則知夜矣故曰未知生焉知死平時一
切毁譽得喪諸境纔有二念便是生死之根毁譽
得喪能一則生死一矣苟從軀殼起念執吝生死
務求長生固佛氏之所呵也列子云五情苦樂古
猶今也四體安危古猶今也百年猶厭其多况久
生乎應緣而生是爲原始緣盡而死是爲反終一

日亦可百年亦可忘機委順我無容心焉任之而已矣至於超生死之說更有向上一機退以為進冲以為盈行無緣之慈神不殺之武固乎不扃之鑰啓乎無轍之途生而無生生不知樂死而無死死不知悲一以為戹言一以為懸解悟者當自得之然亦非外此更有一段功夫良知虛寂明通是無始以來不壞元神本無生本無死以退為進者乾之用九不為首也以冲為盈者消損益謙天之道也過化存神利而不庸是謂無緣之慈聰明睿

智以達天德是爲不殺之武無扃鑰可守無轍迹可循曠然四達以無用爲用也千聖皆過影萬年如一息又何生死之可言哉

子充繼實跪而請曰先生轍環天下隨方造就引掖固是愛人不容已之心但往來交際未免陪費精神非高年所宜靜養寡出息緣省事以待四方之來學如神龍之在淵使人可仰而不可窺風以動之更覺人已皆有所益先生曰二子愛我可謂至矣不肖亦豈不自愛但其中亦自有不得已之

情若僅僅專以行教爲事又成辜負矣時常處家
與親朋相燕昵與妻奴佃僕相比狎以習心對習
事因循隱約固有宰制其命而不自覺者纔離家
出遊精神意思便覺不同與士夫交承非此學不
究與朋儕酬答非此學不談晨夕聚處專幹辦此
一事非惟閑思妄念無從而生雖世情俗態亦無
從而入精神自然專一意思自然冲和教學相長
欲究極自巳性命不得不與同志相切劘相觀法
同志中因此有所興起欲與同了性命則是衆中

自能取益非吾有法可以授之也男子以天地四方爲志非堆堆在家可了此生吾非斯人之徒而誰與原是孔門家法吾人不論出處潛見取友求益原是巳分內事若夫人之信否與此學之明與不明則存乎所遇非人所能強也至于閑關獨善養成神龍虗譽與世界若不相涉似非同善之初心予非不能盖不忍也

南遊會紀

全椒訪南玄戚子之廬諸友數十人迎會於南譙

書院先生舉戚子嘗有一念超三界之說一念不
涉塵勞即超欲界一念不滯法象即超色界一念
不住玄解即超無色界與大衆相別多年所作何
務念念與塵勞作伴侶欲界且不能超況色界與
無色界乎衆中聞之惕然
兩峯孟子問大册之要先生曰此事全是無中生
有一毫渣滓之物用不着譬之蟯蛔轉丸丸中空
處一點虛白乃是蟯蛔精神會聚所成但假糞丸
為之地耳虛白成形而蟯蛔化去心死神活所謂

脫胎也此是無中生有之玄機先天心法也養生家不達機竅只去後天渣滓上造作可謂愚矣

或問行不著習不察舊說著是知其所當然察是識其所以然何如先生曰此後世之學專在知識上求了著是中庸形著之著察是中庸察乎天地之察乃身心真實受用終身由之不知其道即百姓日用而不知也君只在知識尋求於身心有何交涉

友人述上蔡講一部論語證以師晃一章之義請

問先生曰一部論語爲未悟者說所謂相師之道也故曰及階及席其在斯其在斯一一指何他說若爲明眼人說即成剩語非立教之旨矣

先生曰千聖同堂而坐其議論作爲必不能盡同若其立命安身之處則有不容毫髮差者

或曰人議陽明之學亦從葱嶺借路過來是否先生曰非也非惟吾儒不借禪家之路禪家亦不借儒家之路昔香嚴問溈山父母未生前意溈山曰我說是我的不干汝事終不加荅後因擊竹證悟

始禮謝曰嘗聞君與議破豈有今日故曰丈夫自有沖天志不向如來行處行豈惟吾儒不借禪家之路今日良知之說人孰不聞却須自悟始爲自得自得者得自本心非得之言也聖人先得我心之同然印證而已若從言句承領門外之寶終非自己家珍人心本來虚寂原是入聖眞路頭虚寂之旨羲黃姬孔相傳之學脉儒得之以爲儒禪得之以爲禪固非有所借而慕亦非有所托而逃也

五臺陸子問二氏之學先生曰二氏之學與吾儒

異然與吾儒並傳而不廢蓋亦有道在焉均是心也佛氏從父母交媾時提出故曰父母未生前曰一絲不掛而其事曰明心見性道家從出胎時提出故曰囫地一聲泰山失足一靈真性既立而胎息已忘而其事曰修心煉性吾儒却從孩提時提出故曰孩提知愛知敬不學不慮曰大人不失其赤子之心而其事曰存心養性夫以未生時看心是佛氏頓超還虛之學以出胎時看心是道家煉精氣神以求還虛之學良知兩字範圍三教之宗

良知之凝聚爲精流行爲氣妙用爲神無三可住良知即虛無一可還此所以爲聖人之學

陸子舉佛經地水火風四大假合而生四大分離而死請問先生曰不待生死界頭始知即見在一念便可證取世人妄認四大爲身故有生死相一念偪塞便是地來礙一念流浪便是水來浸一念躁妄便是火來焚一念掉舉便是風來飄若一念明定不震不驚當下超脫不爲四大所拘管本無離合豈有死生之期方不負大丈夫爲此一大事

出世一番也

或問所論致知格物之義尚信未及先生曰有諸己方謂之信子試驗看日逐應感視聽喜怒那些不是良知覺照所在應感上致此良知便是格物一時不致良知視便妄視聽便妄聽喜便妄喜怒便妄怒便不是格物之學推之一切應感食息動靜出處去就無不皆然良知即天良知即帝顧天之命者顧此也順帝之則者順此也人生一世只有這件事得此靈柄入手方能獨往獨來自作主

室不隨人悲哭方是大豪傑作用也

謝子問未發之旨先生曰此是千聖秘密藏不以時言在虞庭謂之道心之微不與已發相對微是心之本體聖人不能使之著天地亦不能使之著所謂無聲無臭是也若曰微者著即落聲臭非天載之神矣吾人之學須時時從此緝熙保任方是端本澄源之學勃然沛然自不容已若只從意識見解領會轉眼還迷非一得永得也

或問孔子荅季路知生知死之說先生曰此已一

何道盡吾人從生至死只有此一點靈明本心爲之主宰人生在世有閒有忙有順有逆毀譽得喪諸境若一點靈明時時做得主宰閒時不至落空忙時不至逐物閒忙境上此心一得來即是生死境上一得來樣子順逆毀譽得喪諸境亦然知生即知死一點靈明與太虛同體萬刼常存本未嘗有生未嘗有死也

新安斗山書院會語

或問操存之義先生曰心之得養與否係於所操

之存亡操心正是養之之法操非執定之謂乃操
練之操也人心湛然虛明其體原是活潑如何執
得定惟在隨時操練復還活潑之體不爲旦晝所
梏斯謂之存反是則謂之亡昨在華陽與諸生論
及會以操用爲喻今復請以操兵爲喻動於九天
之上藏於九地之下微乎微乎至於無形神乎神
乎至於無聲故能爲敵之司命此操兵之法也出
入無時莫知其鄉正是活潑之體神變無方以示
操心之的故曰惟心之謂與非以操爲入舍爲出

也變動不居周流六虛若執定則爲典要不可以造變矣

或問生死輪迴有無之說先生曰此是神怪之事夫子所不語力與亂分明是有怪與神豈得謂無但君子道其常此等事恐惑人故不以語耳大衆中尤非所宜問亦非所當荅諸友請叩不已先生曰人之有生死輪迴念與識爲之祟也念有往來念者二心之用或之善或之惡往來不常便是輪迴種子識有分別識者發智之神倏而起倏而滅

起滅不停便是生死根因此是古今之通理亦便是見在之實事儒者以爲異端之學諱而不言亦見其惑也已夫念根於心至人無心則念息自無輪廻識變之爲知至人無知則識空自無生死爲凡夫言謂之有可也爲至人言謂之無可也道有便有道無便無有無相生以應於無窮非知道者何足以語此

或問磨而不磷涅而不緇先儒解爲堅白不足自試於磨涅何如先生曰天下之堅莫如玉天下之

白莫如雪未有不可得而緇磷者以其有形有色故不能免於污壞所謂器也夫子是從無處安身立命心同太虛超乎形色之外故不可得而磷不可得而緇所謂不器也故曰吾豈匏瓜也哉其旨微矣

或問洒掃應對便是精義入神於義何居先生曰天之所以與我我之所以得於天而異於禽獸者惟有此一點靈明所謂天之性也率此則謂之道修此則謂之教其應[illegible][illegible]也耳自能聰目自能明

遇父自能孝遇兄自能敬無他物也以時而出天則自見洒掃應對是其致用之時也時遇洒掃不疾不徐時遇應對不阿不激循其則而不過是爲制事之義宰物之神皆靈明之妙應也此易簡直截根源譬之空谷之聲自無生有一呼即應一應即止前無所來後無所往無古今無內外烱然獨存萬化自此而出天以之清地以之寧日月以之明鬼神以之幽山川草木以之流時開落唐虞以之爲揖讓湯武以之爲征誅六爻之爲仕止進退小

之為食息動靜仁人之所憂智士之所營百姓之所與能盡此矣所謂一點靈明者良知也精義入神者致其良知之用也外良知而知謂之鑿舍致知而學謂之蕩其機存乎一念之微聖狂之分罔與克之間而已是為虞廷精一之傳孔門退藏之旨千聖之學脈也譬之眼際之毫只緣太近所以不見可謂至微而顯者矣

興浦菴會語

陽和張子訪蓮池沈子於興浦山房因置榻園中

其修靜業洗子蓋儒而逃禪者也適世友王子泗源訪予山中慕陽和高誼思得一晤乃相與拉張子太華放剡曲之舟夜抵滸下與陽和相慰勞於關蓮池出迓坐丈室餞子正峯亦在坐中泗源與蓮池舉禪家察與觀之旨相辨證蓮池謂須察念頭起處泗源謂察念不離乎意如滌穢器須用清水若以穢水洗之終不能淨佛以見性爲宗性與意根有辨若但察念只在意根作活計所謂泥裏洗土塊也須用觀行如曹溪卽以智慧觀照自性

乃究竟法若專於察念止可初學覓路非本原實用處也蓮池謂察即觀也察念始不落空不然當成枯寂泗源謂無觀始不免落無託空若覺觀常明豈得枯寂惟向意根察識正隨塵妄生滅境界不可不慎也辨久不决陽和請爲折衷予謂二子所見本不相戾但各從重處舉揚所以有落空之疑辟之明鏡照物鏡體本明而黑白自辨此即觀以該察也因黑白之辨而本體之明不虧此即察以證觀也但泗源一向看得觀法重謂天地之道

眞觀者也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乃形容觀法氣象故曰觀天之神道聖人以神道設教卽是以此觀出教化也西方不思議三觀乃觀中頓法二十五輪乃觀中漸法若無觀行智慧終不廣大只成弄精魂然蓮池所舉察念之說亦不可忽不察則觀無從入皆良工苦心也以吾儒之學例之察卽誠意觀卽正心所謂正者只在意根上體當無有一毫固必之私非有二也

山陰王應遴恭校